

往事岂能如烟 恶魔并未走远

日本幽灵



文图对照——二战期间侵华战犯审判纪实
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
郭晓晔 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文图对照——二战期间侵华战犯审判纪实

日本幽灵

郭晓晔 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幽灵 / 郭晓晔著. —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4. 9

ISBN 7-80115-814-8

I. 日… II. 郭… III. 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87759 号

书 名: 日本幽灵

出版发行: 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复兴路 4 号 (100860)

网 址: <http://www.worldpress.com.cn>

编务电话: (010) 83908403

发行电话: (010) 83908410 (传真)

(010) 83908408

(010) 83908409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鸿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4

字 数: 291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7-80115-814-8/I · 151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为什么记忆昨天（第二版序）

历史建立在历史之上。记忆昨天不仅仅是为了记忆昨天。半个多世纪以前，日本军国主义这头集封建专制和军事强权于一身的双头怪兽以黑暗中世纪的野蛮激情发动了侵华战争，鬼子兵在中国大地上横行无忌，烧杀奸掠，一刀砍下少女脑袋，扔进她母亲的怀中借以取乐，犯下了人类历史上创纪录的残暴罪行。然而，“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恩格斯），人类经历的痛苦和灾难，付出的惨重代价，哪怕是一滴泪水，也从来都不会白费。二战结束后，国际正义势力从血灾中汲取力量和理性，组建国际军事法庭对战犯进行了审判，把一批疯狂嗜血的暴徒推上了绞刑架。这是一种深刻的记忆方式。在人类历史上，这次大审判首次判定了侵略战争的犯罪性质，并以实践的方式把以往的国际公约加以发展，作为法律予以固定，成为对待战争罪责的国际准则。这对于反对侵略，防止战争，维护和平有着深远的警醒意义。

然而，矛盾和斗争从来就是历史进程的内在规律和动力。把持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操纵大权的美军出于初露端倪的冷战需要，竭力庇护和开释能为己所用的大战犯乃至首恶，如细菌战之父石井四郎、强力为日军输血的大财阀等等，而更具象征意义的要数对日军大元帅天皇裕仁的宽容。天皇裕仁是与宗教神话相融合的封建的军事的帝国体制的象征，

“以吾皇为吾行动借鉴”即被大刽子手东条英机奉为信条。天皇宣布终战后，在日本国民中竟然没有发生一起对美军的复仇行动，同样的情形是，天皇也曾使每一个忠实于他的日本人以绝对的意志和情感投入了战争。事实上，天皇以他令人恐惧的权势直接、具体地指导了战争，实乃头号战犯。但在战后的一次会晤中，美军统帅麦克阿瑟在给天皇裕仁点烟时，感到他的手在发抖，于是就以一种“父亲对儿子的感情”把他藏匿起来。麦克阿瑟的目的是要通过这个儿子把胆怯和屈服加诸全体日本人，把整个日本当作儿子来控制。与之暗通的是蒋介石对中国战区一号战犯冈村宁次的包庇和开释，其目的也是要利用他的“战争智慧”。麦克阿瑟和蒋介石互为注脚，于是有理由说，当年的审判——这历史性的记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具有“遗忘”的性质，是含混、残缺、不牢靠的，缺乏明确、清晰的正义的理性。

更为严重的是“遗忘”在持续，在不断扩大。已经“遗忘”的不再被提起，曾经记住的也正被“遗忘”蚕食，面临被“遗忘”的危险。审判甚至还没结束，日本右翼分子与他们在政府中的代理人就“遗忘”了侵略战争的性质，亦唱亦和地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做出的审判是“胜利者对战败者的审判”。“遗忘”愈演愈烈，中小学历史课本中侵略中国的“侵略”字眼被改写为“进入”，高中教科书对“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细菌战”、“万人坑”、“平顶山事件”等聚焦着滔天罪行、历史惨剧的语汇，以“在学术上没有定论”，“历史辞典上也没有记载”，“并非历史性的名词”为由而被遮蔽。后来的“遗忘”更是变本加厉，日本对亚洲国家的侵略竟然变

成了“解放殖民地”，南京大屠杀是别有用心“捏造”——近年来，我们甚至从日本阁僚和政要口中听到了这样的声音。他们为什么以如此狂热的激情致力于“遗忘”？为什么？！与此相应的是日本政府至今不肯向受害国公开谢罪，更不用说像前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死者纪念碑前下跪反省了。为什么？有人在所谓的日本“耻辱感”文化决定的民族特性中寻求解答。这无疑是深刻的。但我以为这只是事情的一部分，不能到此为止。我以为原因不能仅是归结为民族心理积泻中的被动因素，还要看到其中的利益因素，即基于某种战略图谋和阴暗的现实目的。一个看似无关的事实是，半个多世纪来，日本与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在资源、经济和地缘政治等方面的明争暗斗越来越激烈。

爱因斯坦在一次电视演讲中指出：“为了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存甚至真诚合作，我们能做些什么？首先要做的是去除双方的恐惧和猜疑。”他说：“总括地说，一切人类和平合作的基础首先是相互信任，其次才是法庭和警察一类的机构。对于个人是这样，对于国家也是这样。信任的基础是：取和予都要正直忠实。”日本政府至今没有表现出这样的正直忠实。相反，自1975年三木武夫首相始，每年8月15日，日本内阁成员甚至首相都要去参拜靖国神社。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更是不顾国内外的反对浪潮，连续四次前去拜鬼，并放言要使参拜“成为惯例”。由于靖国神社作为军事祭坛供奉着被绞死的甲级战犯，这种参拜作为一种传承军国主义精神的形式就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日本的军事战略正转守为攻，军力与躁动的军事野心正同步膨胀，并在军演中把中国作为

假设敌。政府的行为就是导向，游荡在日本民间的幽灵于是就在某种默许下定时或不时地痉挛发作，逸散出带着枪药味的毒素。这些刺痛了中国乃至亚洲人民的历史体验，触发了他们内心深处的疼痛和担忧。你们到底要干什么——人们大声地质问。回答是沉默。但在一片寂静中人们搜索到了来自历史深处的声音，并为它所震惊：战犯田中久一中将被处决前在广州军事法庭上不住地狂啸：“且看10年之后，谁执亚洲牛耳！”半个多世纪来，与其说日本始终有一股幽暗的势力在致力于“遗忘”，毋宁说它在以一种充斥着仇恨情绪的特殊方式在致力于“牢记”，在反驳，狡辩，抗诉，等待。审判尚未结束似乎也未有穷期。

因此，我们今天笔探这段历史，就绝不能被看作仅是与记忆有关的某种形式，仅记录色彩强烈或浮淡地陈述性事件。这应该是承载着沉重的历史责任与历史进行的冷峻的对话，是作为超越法庭的法官对道义和真理所进行的艰难的维护，是带着忧患意识依循人类的文明指归所进行的精神法则的构建。因而这里需要理性之光的引导，文化层面的渗入和历史感命运感的笼罩。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力图把握这样的向度和氛围。我力图与读者一道走进当年的法庭，在冷静、公正的理性之光引导下，透过形象生动的历史场面，感受和透析战犯群魔疯狂的罪行、扭曲的内心世界以及法庭本身明暗交织的性质，以及它们与其历史的渊源、战后乃至今天的现实之间的相互纠缠。

回望昨天的眼睛，永远注视着现实和未来。

目录

为什么记忆昨天（第二版序） 1

引 子 1

第一章 帝国落日 6

- 晦暗的巨头会议 6
- 天皇被逼上崖角 15
- 叛军攻入皇城 21
- 自毁和狂欢的风暴 27

第二章 受降庆典 37

- 光荣的“密苏里” 37
- 惊喜的小城：芷江 46
- 傀儡戏谢幕后谁来登场 57
- 伤感的“三九良辰” 65
- 蝗虫大军疯狂劫收 74

第三章 法庭之初 84

- 生或死都是天罚 84
- 把战犯押上法庭 95
- 开庭之初审出个疯子 106
- 绞索追逐着天皇 116

第四章 先锋之死 134

- “九·一八”事变和黄金梦 134
- 假面杀手“东方劳伦斯” 148
- 群凶殊途同归 163

第五章 强弓崩圯 180

- 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首相 180
- 他们把战车推上阵地 190
- 怎样处置吸血鬼 194

第六章 屠城血证 210

- 观音不度屠城元凶 210
- 被告与证人均缺席 233
- 亚述魔王留下指甲 南京 1946—1947 245
- 三把鬼头刀回到地狱 南京 1947 264

第七章 庭前幕后 272

- 细菌战之父用细菌赎命 东京 272

伯力敲下细菌秘密的一角 伯力 1949 286
将军并非为毒战命绝 东京 马尼拉 南京 广州 292

第八章 上天入地 306

一号战犯摇身变为功臣 306
“剃刀将军”贪恋人间饭菜 325
绞索不意味着结局 337

第九章 抄斩群奸 349

大汉奸全部落网 349
赴死榜上谁夺状元 361
“男装丽人”生死之谜 366
群奸被钉上耻辱柱 375

第十章 重塑生命 383

从铁窗生涯重新开始 383
监狱里的“皇帝” 400
战犯在镜子面前的表达 408
阳光下的审判 417

补记 437

引 子

漫漫流逝的岁月
既会揭开一切鲜为人知的秘密
也会埋葬一切人所共知的事实
——索福克勒斯

在日本伊豆的鸣泽山菩提树和樱树长势茂密的山腰里，静静地站立着一座3米高的铁褐色陶制合掌观音像，它的旁边有一座简陋的殿堂。观音像与殿堂之间的小径左侧浓荫下，竖立着日本前首相吉田茂题写的“七士之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条英机等7名大战犯被判以绞刑处死，他们掺杂着尘芥的细碎骨殖就被秘密地埋藏在这里。他们的灵位被悄悄地供奉在靖国神社。

广布日本各地的靖国神社，是国家的军事祭坛。它的“神”，是在战争中阵亡者的灵魂。其大部分是死于侵华战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234万余亡灵。

1975年8月15日正午12时过后，在东京靖国神社的灵堂里，一张脸自默哀中缓缓抬起。他是日本首相三木武夫，是战后第一个参拜靖国神社的总理大臣。

水流风转。此后，这张脸叠变为福田赳夫、大平正芳、铃木善幸、中曾根康弘等历届首相的脸。

时至1994年8月15日。

东京的上空没有一片云。上午10点过后，气温上升到摄氏35度，靖国神社被沉闷焦躁的气氛所笼罩。外苑步道上，正在召开第八届追悼战死者中央国民集会。主持人抓着麦克风嘶喊：“大东亚战争是日本自卫的战争！”他脖子上的筋脉像蚯蚓一样拱动。嘈杂的人群里有人用手帕擦拭眼窝和额头。一个老和尚身披袈裟，头戴一顶棒球帽，在烈日下木愣地举着标语牌。大殿入口处的陈列窗里，展示着一个“在支那江苏省战死”的陆军中尉的家书。离此处不远的一棵树下，高木拉着素不相识的人与他合影。他刚满18岁，严严实实地穿着40年代的日军军服，湿透的脊背上散发出霉腐的气味。

中午12时，喇叭里响起《君之代》的乐声，参拜的人群垂首默哀。接着，闹哄哄的喧哗和口号声打破了静默。一个佩带指挥刀的旧军官率领一拨年过70的旧军人来到大殿前。他们有的身穿“大日本帝国海军”白色军服，有的是着绿军衣、背钢盔的陆军士兵装束，还有的穿着飞行服、头戴狗皮帽子，类似旧时的飞行员。前面一队吃力地举着三八大盖枪，打开的刺刀直刺青天，中间一队滴滴拉拉地掺和着吹奏军号，后边一队端臂敬礼，操演得煞有介事。他们的头上还垂萎着一面旗儿，老胳膊颤巍巍地一挥，才露出“关东军第十七方面军鬼魂部队”的旗号来。

在靖国神社的旁门，停满了高级车辆，光是上午就有6名内阁大臣和68名国会议员来此参拜。

在这个闹腾腾的场景后面，有一个阴暗的声音久久不散。就在这一年的5月3日，它又借羽田内阁法务大臣永野之口说道：日本侵略亚洲国家是“解放殖民地”，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稍晚，它再假村山内阁环境厅长官樱井之口说出如下的话：“与其说是侵略战争，毋宁说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托它的福，从欧洲殖民地的支配下获得独立”，“只不过半个世纪，整个亚洲便出现经济繁荣的气势，也使它们的民族强盛起来”。

天地又变得混沌无序了。每当这个时候，历史老人就走了出来，固执地进入了回忆。

时光回溯到1945年8月15日。

凌晨。

在东京国会大厦附近的陆相官邸里，阿南惟几身穿担任侍从武官时天皇赐给的衬衣，与内弟竹下中佐盘坐对饮。他们之间的卧桌上摊开两张纸，有一张被撕去半截，溅上了酒水。竹下默读着纸上的文字。

深沐皇恩之身，无后事可托。

我以一死谦恭地向皇上忏悔我的大罪。

1945年8月14日夜 陆军大臣阿南

他们又对饮了一杯御赐清酒。竹下不动声色地说：“你这样做也许是合适的。”阿南沉吟有顷，语音幽闷地说：“我很高兴。”他知道内弟原是想来商议政变之事的。在他看来

已无此必要。

远处传来一记枪响，门外走过重靴嘈杂的声音。已是凌晨4点多钟了，竹下低着脑袋说：“将军，天快亮了。”说完便起身离开了房间。

开天辟地的天照大神呵，起于海水之上的飓风呵，忠勇威猛的武士道精神呵，已不能救我于厄运了。“八絃一字”的理想像春之危冰一样颤栗着脆弱的晦光。此时，阿南的身体里升腾起昏暗哀切的《安邦曲》：

长眠在靖国之宫的神灵啊，
你要经常回到母亲的梦中……

时候到了。在悲凉的旋律中，他缓步走到门外的走廊里坐下，面朝皇宫的方向，按照武士道的方式，把寒冷的匕首顶住腹部深深地捅了进去。忍着淋漓的痛楚，他向右刺了一下，又把刀尖向上一挑，沁着腥红血液的肠子流了出来。猛然间他又痉挛着拔出匕首，僵硬地插进了喉管。创口竟然没有出血。伴随着朦胧的知觉，他发出了兽类的呻吟。

这一切被并未离去的竹下看在眼里。他走过来，垂睨着姐夫痛苦抽搐的脸，摘下姐夫手中的血刃，往他的颈背使劲刺了下去。按照武士道的“介错”规矩，他本应砍下姐夫的头颅。事毕，他把挂满勋章的军服披在阿南凉下去的身体上。

是日中午12时整，广播里奏过庄严的国歌《君之代》之后，传送出天皇哽涩而苍凉的玉音。天皇以“忍其所难忍，堪其所难堪”的心情宣读了《终战诏书》。

大日本帝国沉沦了。

引子

恶魔导演的战争落下了血腥大幕，另一幕紧接着开启了。1945年9月11日，盟军司令部下达了逮捕战争罪犯的命令。继而在东京、南京等地设立了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昔日高举红日图腾，茹毛饮血、野蛮凶残至极的东方霸主，把战火燃遍整个亚洲东部和太平洋地区，几乎烧焦半个地球的暴徒；在中国实行“三光”政策，制造了无数惨绝人寰凶案的千古罪孽，被押上了历史的被告席。

3年之后。1948年12月22日深夜，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7名罪魁被绞死。还有统军大元帅天皇裕仁、疯子理论家大川周明、鸦片贩子星野直树、诡计多端的冈村宁次、血腥刽子手谷寿夫、手舞鬼头刀的田中军吉、汉奸头目陈公博、“男装丽人”川岛芳子等等，数千名大大小小的形形色色的战犯，他们罪行不一，下场各异，但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都无一例外地经历了他们从热昏的峰巅向黑暗渊薮坠落的命运。

列宁将日本帝国主义称之为“军事的封建的帝国主义”。自上个世纪下半叶以来，这头集封建专制和军事强权于一身的双头怪兽，张开血口獠牙，裹带着滔滔海浪、熊熊火山、萧萧台风的狂暴激情，频频扑向它的邻邦，企图吞食掉那里的资源和市场，吞食掉亚洲，征服整个世界。这个疯狂的梦彻底破灭了。然而这个梦的破灭是以千万人的血海尸山，千万里的废墟焦土，以荼毒人的感情，扭曲人的本性的人间旷古劫难作为代价的。

历史胸口的创伤深入记忆，痛比永恒。

第一章 帝国落日

东京 1945.8

晦暗的巨头会议

偷袭珍珠港大捷。狂妄的东条英机腰佩战刀，踏着铺满美国星条旗的阶梯登上了讲坛。大日本帝国要征服大东亚！要向全世界开战！要成为世界第一巨人！伴着炸弹般的演讲，他展示出一张照片：美国总统罗斯福神情得意地把玩着一个在南方岛屿战死的日本兵头盖骨。听众疯了，飓风般的呼叫声把讲坛抬上了云端。刷地一声，东条英机拔出了寒光闪闪的军刀。刷地一阵风，台下竖起战刀的森林，一片霜雪白光。

曾几何时，这种场面跌落下来，成了小丑的表演，成了被讽刺、嘲弄的话柄。

纪元进入1945年。战争的庞大齿轮仍然钢齿相咬地运

转。欧亚两大洲仍漫卷着齿缝间挤轧出的烽火硝烟，腥风血雨。但战争的刀柄已握在人民手中，残酷的刀锋朝向了残酷的法西斯。

在欧洲战场，苏联红军迅速向西挺进，美英盟军亦挥师东伐，对柏林形成合围之势。4月30日，德国法西斯头目希特勒自杀，在他的地下室里被烧成焦炭。5月2日苏军攻克柏林。8日，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

昔日狂肆亚洲和太平洋战场的日本法西斯，在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亦节节败退，“濒临死亡的状态”。

2月19日，美军于硫黄岛登陆，一周后日本守军被全歼。2月25日，东京遭到大空袭，宫内省和皇太后住所被烧毁。3月5日，马尼拉的日军覆没。

3月9日午夜前后，数百计的美军B-29轰炸机尖啸着掠过东京上空，往下倾泻了数以千计的燃烧弹。一时间火焰滔滔，浓烟滚滚，巨大的火球像狂风暴雨席卷了一幢又一幢建筑物，1800度的炽热气温吞噬了13万人的生命。此后，东京、名古屋、横滨、大阪、神户等工业和政治中心连连遭到大面积燃烧弹的狂轰滥炸，血沃废墟。

3月25日，美军在作为进攻冲绳的跳板的庆良间列岛登陆，4月1日开始强攻冲绳岛。为保住这个守卫日本本土的最后堡垒，日军调集了残存的战舰，在岛上建筑了坚固的工事，组织了“铁血勤皇队”，采用自杀性的“神风”肉搏攻击。尽管穷其赌注，也终未能挽回失败的命运。6月21日，日本输掉了这场本土外的最后、也是最大的战役，损失战斗机2238架，守岛的11万军队全军覆没。